

鬼吹灯 之 龙岭迷窟

天下霸唱→著

◎ 盗墓者的诡异经历 ◎

脉搏 故事以一本家传的秘书残卷为引，讲述三位当代摸金校尉，为解开部族消失的千古之谜，利用风水秘术，解读天下大山大川的
寻找一处处失落在大地深处的龙楼宝殿。毕竟那些龙形虎藏、揭天拔地、倒海翻江的举动，都迥异庸俗，在离奇诡异的地下世
界中，历史的神秘面纱正一层层地被揭开……



Longling Miku

安徽文艺出版社

鬼吹灯 之 龙岭迷窟

天下霸唱→著

Longling Miku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吹灯之龙岭迷窟/天下霸唱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06. 10
ISBN 7-5396-2822-7

I. 鬼… II. 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21472 号

鬼吹灯之龙岭迷窟

天下霸唱 著

责任编辑: 岑 杰

出 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 230063

网 址: www.awpub.com

发 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 北京天正元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40×960 1/16

印 张: 15.5

字 数: 220,000

印 数: 10000

版 次: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96-2822-7

定 价: 2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 第一章 香鞋 1
- 第二章 渡河 15
- 第三章 传说 23
- 第四章 筹划 28
- 第五章 盘蛇坡 32
- 第六章 鱼骨庙 36
- 第七章 盗洞 44
- 第八章 冥殿 52
- 第九章 内藏智 56
- 第十章 脸 64
- 第十一章 月牙缺口 72
- 第十二章 冢魄 79
- 第十三章 悬魂梯 86
- 第十四章 失踪 98
- 第十五章 人面黑腫蚤 103
- 第十六章 地下神宫 109
- 第十七章 闻香玉 115
- 第十八章 龙骨 120

第十九章	密文之谜	128
第二十章	追忆	133
第二十一章	搬山道人	138
第二十二章	野猫	146
第二十三章	黑水城	152
第二十四章	神父	159
第二十五章	通天大佛寺	166
第二十六章	白骨	172
第二十七章	黑佛	177
第二十八章	虫玉	182
第二十九章	黑雾	186
第三十章	决意	194
第三十一章	石碑店	200
第三十二章	瞎子算命	205
第三十三章	水潭	213
第三十四章	缸怪	219
第三十五章	线索	227
第三十六章	献王墓	233

龙岭迷窟

Longling Miku

第一章

香 鞋

回到北京之后，我有一段时间没见到Shirley 杨，她也许是忙着找医生为陈教授治病，也许是在料理那些遇难者的后事。这次考古队又死了不少人，有关部门当然是要调查的，我怕被人查出来是摸金校尉，就尽量避重就轻，说得不尽不实。进入沙漠去考古，本身就有很大的危险系数，但是一下子死了四个人，一个老师三个学生，还疯了一个教授，在当时也算是一次重大事件了。

说话休繁。且说有一天胖子找了俩甜妞儿去跳舞，让我也一起去，我前些天整晚整晚地做噩梦，头很疼，就没跟他们一起去，独自躺在床上。忽然一阵敲门声，我答应一声从床上起来，心中暗骂，姥姥的，大概又有人来调查情况。

开门一看，却是多日不见的Shirley 杨，我赶紧把她请进屋里，问她怎么找来这的，Shirley 杨说是大金牙给的地址。

我奇道：“你认识大金牙？”

Shirley 杨说：“就算是认识吧，不是很熟。以前我父亲很喜欢收藏古董，和他做过一些生意，陈教授和他也是熟人。今天来找你是为了把你和胖子的钱给你们，过两天我准备接陈教授出国治病，这期间我还要查一些事，咱们暂时不会再见面的。”

我原本都不指望了，现在一听她说要给钱，实是意外之喜，表面上还得假装客气：“要回国了？陈老爷子病好些了吗？我正想去瞧瞧他。您看您还提钱的事，这多不合适。我们也没帮上什么忙，净给您添乱来着，你们美国人也不富裕啊，真是的，是给现金吗？”

Shirley 杨把钱放在桌上：“钱是要付的，事先已经说好了，不过……

我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件事。”

我心想不好，这妮子怕是要报复我吧，也许又要掏我的老底，心中寻思对策，顺口敷衍：“您能有什么事求我？看来有钱人也有烦恼啊，总不会是想让我帮着你花钱吧？”

Shirley 杨说：“你我家中的长辈，算得上是同行。当初我外公金盆洗手，不再做倒斗的营生，是因为摸金校尉这一行极损阴德，命再硬的人也难免会出意外。我希望你今后也就此停手，不要再做倒斗的事了，将来有机会你们可以来美国，我安排你们……”

我听到此处，就觉得心气儿不太顺，美国妞儿想让我投到她门下，以后跟她混，好歹俺老胡也是当过连长的，寄人篱下能有什么出息，更何况是求着女人，那往后岂不更是要处处顺着她，那做人还有什么意思，于是打断了她的话：“好意心领了。但是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摸金校尉这行当是不太好，但是毛主席教导我们说，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好事可以变坏事，坏事也可以变好事，这就叫辩证唯物主义。既然你知道了我是做倒斗的，有些事我也就不瞒你了。我是有原则有立场的，被保护起来以及被发现了的古墓，我绝不碰。深山老林中有的无人发现的大墓和遗迹，里面埋着数不尽的珍宝，这些东西只有懂风水秘术的人才能找到，倘若不去倒这些斗，它们可能就会一直沉睡在地下，永远也不会有重见天日的机会了。另外自然环境的变化侵蚀，也对那些无人问津的古墓构成了极大威胁，我看在眼里，疼在心里……”

Shirley 杨见我振振有词，无奈地说：“好了，我一番好意劝你回头是岸，想不到你还挺有理。倒斗倒得理直气壮，天下恐怕再没第二个你这么能狡辩的人了。你既然如此有骨气，我倒真不免对你刮目相看，刚才的话算我没说，这笔钱想必你是不肯要了……”

我连忙把手按到装钱的纸袋上：“且慢，这笔钱算是你借给我的……就按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计算利息。”

晚上，胖子在灯下一张张地数钱，数了一遍又一遍，可就是数不清楚，这也怪不得他，我第一次见这么多钱也发蒙。

胖子干脆不数了，点上根烟边抽边对我说：“老胡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你怎么能说这钱是借的？可倒好，还得还

那美国妮子利息，我看不如咱俩撤吧，撤回南方老家，让她永远找不着，急死她。”

我说：“你太没出息，这点小钱算什么，将来我带你倒出几件行货，随便换换，也够还她的钱了。咱们现在缺的就是这点本钱，有了钱咱们才能不担心明天吃什么，有了经费，才可以买一些好的装备。现在开始咱就重打补丁另开张，好好准备准备，我一定要倒个大斗。”

我们俩一合计，深山老林里隐藏着的古墓也不是那么好找的，还说不定什么时候能找着呢，这些钱虽然多，但也怕坐吃山空。

胖子是个比较现实的人，他觉得大金牙那买卖不错，倒腾古玩绝对是一个暴利行业，尤其是卖给老外，不过现在常来中国的老外们也学精了，不太好骗，但是只要真有好东西，也不愁他们舍不得花钱。

胖子说：“老胡你说咱俩投点资开个店铺怎么样？收点古玩明器去卖，说不定干好了就省得倒斗了，倒斗虽然来钱快，但是真他妈不容易做。”

我点头道：“这主意真不错。胖子你这个脑袋还是很灵光的嘛。现在咱们资金也有了，可以从小处做起，顺便学些个古董鉴定的知识。”

于是我们就到处找铺面，始终没有合适的地方，后来一想也甭找铺子了，先弄点东西在潘家园摆地摊吧。

潘家园的特点就是杂，古今中外大大小小，什么玩意儿都有，但是非常贵重的明器比较少见，那都是私下里交易，很少摆在市面上卖的。

我们一开始经大金牙指点，就在郊区收点前清的盆碗坛罐、老钱儿、鼻烟壶、老怀表之类的小件儿，拿回来在古玩市场上卖。

可能我这辈子不是做买卖的命，眼光不准，收的时候把不值钱的东西当宝贝收来了，收来了值钱点的东西又当普通的物件给卖了，一直也没怎么赚着钱，反而还赔了不少。

不过我们这些小玩意儿收来的时候，都没花太多的钱，亏了些钱也不算什么，主要是练练眼力，长些学问。在潘家园混的时间长了，才知道这行当里的东西实在太多太深了，甚至比风水还要复杂，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学会的。

话说这一日，快到晌午了，古玩市场显得有点冷清，没有太多的人，我跟胖子大金牙围在一起打跑得快。

正打得来劲，忽然前边来了个人，站在我们摊位前边转悠来转悠去地不走，胖子以为是要看玩意儿的，就问：“怎么着，这位爷，您瞧点什么？”

那人吞吞吐吐地说道：“甚也不瞧，你这收不收古董？”

我举头打量了一番，见那人三十六七岁的样子，紫红色的皮肤，一看就是经常在太阳底下干农活；穿得土里土气，拎着一个破皮包，一嘴的黄土高坡口音。

我心想这人能有什么古董，跟大金牙对望了一眼。大金牙是行家，虽然这个老乡其貌不扬，土得掉渣，却没敢小瞧他，于是对我使了个眼色，示意我稳住他，问明白了再说。

我掏出烟来递给这位老乡一支，给他点上烟，请他坐下说话。

老乡显然没见过什么世面，也不太懂应酬，坐在我递给他的马扎上，紧紧捂着破皮包，什么也不说。

我看了看他的破皮包，心想这哥们儿不会是倒斗的吧，跟做了什么亏心事似的，或者他这包里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我尽量把语气放平缓，问道：“老哥，来来，别客气，抽烟啊，这可是云烟。您怎么称呼？”

老乡说：“叫个李春来。”他可能是坐不习惯马扎，把马扎推开，蹲在地上，他一蹲着就显得放松多了，抽烟的动作也利索了不少。

大金牙和胖子俩人假装继续打牌。这行就是这样，谈的时候不能人多，一来这是规矩，二来怕把主顾吓走，一般想出手古董的人，都比较紧张，怕被人盯上抢了。

我一边抽烟一边微笑着问道：“原来您是贵姓李啊，看您年纪比我大，我称您一声哥。春来哥，您刚问我们收不收古董，怎么着，您有明器想出手？”

李春来不解：“甚明器？”

我一看原来是一菜头啊，于是直接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古董之类的东西想出手？能不能让我瞧瞧？”

李春来左右看了看，小声说：“饿有只鞋，你们能给多少钱？”

我一听气得够戗，你那破鞋还想卖钱，他娘的倒贴钱恐怕都没人愿意要。不过随即一想，这里边可能不是这么简单，便捺着性子问：“什么鞋？”

谁的鞋？”

李春来见我为人比较和善，胆子也大了一点，便把皮包拉开一条细缝，让我往里边看。我抻着脖子一瞧，李春来的破皮包里有只古代三寸金莲穿的绣花鞋。

李春来没等我细看，就赶紧把破皮包拉上了，好像我多看一眼，那只鞋就飞了似的。

我说您至于吗，您拿出来让我看看，我还没看清楚呢，这鞋您从哪弄来的？

李春来说：“老板，你想要就说个价钱，别的就甚也别管嘞。”

我说：“春来哥，您得让我拿到手里瞧瞧啊，不瞧清楚了怎么开价？”我又压低声音说：“您是不是怕这人多眼杂？要不我请您去前边馆子里，吃整个肉丸的羊肉馅儿饺子。我经常去那个饺子馆里谈生意，清静得很，到时候我看要真是个好玩意儿，价钱咱们好商量，您看行不行？”

李春来一听说吃羊肉馅儿的饺子，馋得咽了口唾沫：“好得很，咱们就不要在这日头底下晒暖暖了，有甚事，等吃过了酸汤水饺再谈。”

我对大金牙和胖子使个眼色，便带着李春来去了邻街的一间饺子馆。这间羊肉饺子馆在附近小有名气，店主夫妇都是忠厚本分的生意人，包的饺子馅儿大饱满，风味别具一格，不仅实惠，环境也非常整洁。

此时将近晌午，马上就快到饭口了，吃饭的人越来越多。我常来这吃饭，跟店主两口子很熟，打个招呼，饺子馆的老板娘把我们带进了厨房后的库房，给我们支了张桌子，摆上椅子和碗筷，就去外边忙活生意。

这地方是我专门谈生意的单间，仓库里除了一包包的面粉就没别的东西了，每次吃完饭，我都不让店主找零钱，算是单间费了。

我对李春来说：“春来老哥，您瞧这地方够不够清静，该给我看看那只小花鞋了吧？”

李春来的魂早被外边飘进来的水饺香味给勾走了，对我的话充耳不闻，迫不及待地等着开吃。

我见状也无可奈何，唯有苦笑，我推了推他的胳膊说：“别着急，一会儿煮熟了老板娘就给咱们端进来。您这只鞋要是能卖个好价钱，天天吃整个肉丸儿的羊肉水饺也没问题了。”

李春来被我一推才回过神来，听了我的话，连连摇头：“不行不行，等换了钱，还要娶个婆姨生娃。”

我笑道：“您还没娶媳妇儿呢？我也没娶。娶媳妇儿着什么急啊，等您有钱了可以娶个米脂的婆姨。你们那边不是说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吗？您跟我说说这米脂的婆姨好在哪呢？”

李春来对我已经不像先前那么拘束，听我问起，便回答说：“哎，那米脂的婆姨，就似那红格盈盈的窗花花，要是能娶上个米脂的婆姨，就甚个都妥嘞。”

说话间，老板娘就把热气腾腾的水饺端了上来，又拿进来两瓶啤酒，李春来顾不上再说话，把水饺一个接一个，流水价地送进口中。

我一看冲他这架式，这二斤水饺不见得够，赶紧又让老板娘再煮二斤，随后给李春来面前的小碟里倒了些醋，对他说：“春来老哥，这附近没有你们那边人喜欢吃的酸汤水饺，你就凑合吃点这个，这有醋，再喝点啤酒。”

李春来嘴里塞了好几个饺子，只顾着埋头吃喝，不再说话了，我等吃得差不多了，这才和他谈那只绣鞋的事。

李春来这时候对我已经非常信任了，从破皮包里取出那只绣鞋让我看。

这一段时间，我没少接触古董明器，已经算是半个行家了，我把绣鞋拿在手中观看，这只鞋前边不足一握，前端尖得像是笋尖，绿缎子打底儿，上边用蓝金红三色丝线绣着牡丹花，檀香木的鞋底，中间有夹层，里边可以装香料。

从外观及绣花图案上看是明代的東西。陕西女人裹小脚的不多，如果有也多半是大户人家，所以这鞋的工艺相当讲究。

要是大金牙在这，他用鼻子一闻，就可以知道这鞋的来历，我却没有那么高明的手段，吃不太准。看这成色和做工倒不像是仿造的。这种三寸金莲的绣花香底鞋是热门货，很有收藏价值。

我问李春来这鞋从何而来，李春来也不隐瞒，一五一十地说了一遍。

他们那个地方，十年九旱，而且今年赶上了大旱，天上一个雨星子也没有，村民们逼得没招了就想了点歪歪道儿。

村里为了求雨，什么招都用遍了。有个会算卦的瞎子说这就是旱魃闹



的，必须打了旱魃才会下雨。

“打旱骨桩”民间又称为打旱魃，解放前中原地区多有人用，河南、山东、陕西几省的偏远地区，都有这种习俗。

大伙就问他哪有旱魃，瞎子算了半天，也没算出来。这时候有个放羊的娃子说他放羊的时候，在村东头早就荒废的坟地里，看见一个全身绿色的小孩，跑进了一口无主的棺材。那棺材也不知道是哪家的，村里早就没人往那片坟地葬人了，而且这口破棺材不知为什么至今还没入土。

会算卦的瞎子一听，就一口咬定旱魃就躲在这口棺材里，村民们一商议，就准备动手把棺材打开，看看究竟有没有什么旱魃。

村长一听不同意，说这瞎子是胡说八道。瞎子也来脾气了，跟村长打了赌，要是在那口无主破棺中找不到旱魃，以后就让瞎子的儿子给村长家放一年的羊。

结果村民们就一齐到了东边的荒坟，大伙说干就干，动手把棺材盖子给揭开了。

棺材盖一打开，只闻见一股腥臭，如同大堆的臭鱼在太阳底下暴晒之后产生的气味，要多难闻就有多难闻。

有几个胆大不怕死的，捏着鼻子，凑到跟前，再一看里边都吓了一跳。棺中躺着一具女尸，身上的衣服首饰保存得非常完好，都跟新的一样，但是看那穿戴，绝非近代所有，这是具古尸。

服饰虽然完好如新，但是尸体已经干瘪，肌肉皮肤像枯树皮一样。

就在女尸的头顶，蹲着一只全身长满绿毛的猴样小怪物，只有七寸多长，而且这绿毛小猴还活着，正蜷缩成一团睡觉。

瞎子听了村民们说的情形之后，一口咬定，这绿毛的小怪物就是旱魃，必须马上打死它，然后拿鞭子抽，而且一定要快，否则一到晚上它就跑得没影了，再想找可就难了。

有几个胆子大的村民，把那只遍体绿毛的小怪物捉到棺外，用锤子砸死，然后再用鞭子抽打。奇怪的是，这只怪物也不流血，一挨鞭子身上冒出许多黑气，最后抽打得烂了，再也没有黑气冒出，这才一把火烧成了灰烬。

这时天色已暮，村民们问瞎子那棺中的女尸如何处置。瞎子说要是留

鬼吹灯之龙岭迷窟

着早晚必为祸患，趁早让人一起烧了才好，里面的东西谁都不要拿。

开始众人还有些犹豫，毕竟这棺中的尸体不是近代的，又有许多金银饰品，烧了岂不可惜。

正在村民们犹豫不决之时，天上乌云渐浓，隐隐有雷声传出，看来很快就要下大雨了，大伙欢呼雀跃，对瞎子说的话也从将信将疑，变成了奉若神明。

瞎子既然说必须把棺材烧掉，那就必须烧掉。最后村长决定让李春来留下点火烧棺。李春来是个窝囊人，平时村长让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时候虽然害怕，但只好硬着头皮留下来。

为了赶在下雨之前把棺材烧掉，他匆匆忙忙地抱来几捆干柴，胡乱堆在棺材下边，点上一把火，烧了起来。

李春来蹲在旁边盯着，他是条穷光棍，都快四十了还没钱娶婆姨，这时候想着棺木里的金银，忍不住有些心动，可惜刚才没敢拿，现在火已经烧起来了，想拿也拿不到了，烧糊了不知道还值不值钱。

李春来正感到无比的惋惜，忽然白光闪动，天空中接连打了三四个炸雷，大雨倾盆而下，立时把烧了一半的火焰浇灭了。

李春来全身上下被雨水淋了个透，他盯着那口烧了一半的破棺材，心里七上八下，这是老天爷给的机会啊，这火还没烧坏棺材里的东西，要想拿出来就得趁现在了。

村里其余的人都已经走了，好不容易盼来场大雨，有很多事要准备，现在这荒郊野地，就剩下李春来自己一个人，一想起棺中那具古怪的女尸，还真有几分发怵。

但是又想到拿金银首饰换了钱，就可以娶个大屁股的婆姨，光棍汉李春来就不再犹豫不决了，双手举起锄头，用锄头去顶破棺材的盖子。那破棺材本已被火烧过，此时推开棺板并不费力，没顶几下，就把破棺板推在一旁。

刚才村民们开棺的时候，李春来只是挤在人堆里往里瞧了两眼，没敢细看，这时候为了把女尸身上值钱的首饰撸下来几件，不得不壮着胆子去看。

棺里的恶臭已经散得差不多了，但是被火烧过，再加上雨淋，尸臭、

潮湿、焦糊等气味混合在一起，说不出的怪异难闻，虽然天上下着雨，也压不住这棺中的怪味。

李春来被熏得脑仁儿发疼，捏着鼻子强忍着，往那已经被烧糊了的棺材中看了一眼，这不看还好，一看再也忍不住了，张开嘴哇哇吐了一通。

眼瞅着雨越下越大，天色已晚，再不动手就来不及了，李春来抹了抹嘴上的秽物，看准了女尸手腕上的一只金丝镯子，刚要伸手去摘，忽然背后让人拍了一巴掌。

这一巴掌把李春来吓得好悬没尿了裤子，以为是打雷打得附近坟地的死人诈了尸。他们这一带经常有传闻闹僵尸，没想到这回真碰上了。

结果回头一看，来的不是僵尸，原来是村里的邻居马顺。这马顺是全村出了名的马大胆，膀大腰圆，长了一副好架子，天底下没有他不敢干的事，再加上他脾气不好，打起人来手上没轻没重，所以平时村里很少有人敢惹他。

马大胆先前看到棺中女尸有几件首饰，便动了贼心，想据为己有，当时人多，未得其便，又见村长命李春来把棺材烧了，也就断了这个念头。回家之后没多久，就下起了大雨，马大胆一看，这真乃是天助我也，说不定那棺材还没烧完，当下趁着没人注意，便溜了回来。

马大胆不愿意跟李春来这窝囊废多说，自行把女尸身上的首饰衣服一件件地剥下，打了个小包，哼着酸曲正准备离开，却见李春来蹲在旁边眼巴巴地盯着他。

马大胆警告李春来，不要对任何人说，否则把你扔进沟里喂狼。然后在包里翻了翻，拿出一只从女尸脚上扒下来的鞋，算是给李春来的封口费。

李春来拿着这一只鞋，心里别提多窝火了，可是又不敢得罪马大胆，只好忍气吞声地应了。这时棺材已经被雨淋湿了，想烧也烧不掉，两个人就一起动手，在附近挖了个坑，把棺材埋了进去。

回到村里，告诉村长和瞎子，已经按他们的吩咐，把棺材连同尸体一并烧了。瞎子点点头，满意地说：“那就好啊，我以前听师傅说起过打旱骨桩的事情，新入土下葬的尸体，若是埋的位置不善，就会变成僵尸，僵尸又容易变作旱魃，这旱灾都是旱魃闹的。我瞎子虽然看不见，心里却明白得很，听你们一说那棺材和里面的尸首，便知不同寻常。说不定这古尸

死的时候怀着孩子，埋到地下才生出来，那孩子被活埋了，如何能活，自然也是死了。小孩子变的早魃更是猛恶，这一对母子都变作了僵尸，便叫作母尸，极是厉害，现在烧成了灰，他们就不能害人了。”

李春来越听心里越是嘀咕，但是又担心说出实情被村长责罚，只好支吾应付了几句，便自行回家睡觉。

晚上躺在自家炕上，翻来覆去也睡不好，一闭眼就梦见那女尸和她的儿子来掐自己脖子，吓得出了一身冷汗。

雨一夜未停，快到早上的时候，就听外边乱成了一团，李春来急忙披上衣服出去看是怎么回事。

原来马大胆的家被雷劈了，连同他的婆姨和两个娃，一家四口都没了性命。

李春来心道不妙，这可如何是好，他本就胆小，越想越怕，后背发凉，再也兜不住，一泡尿全尿在了自己的裤裆里。

村里人在马家发现了古尸上的财宝，村长见状逼问李春来，李春来只好招出了实情。

村长私下里骂过几次李春来，让他切记不要声张，就把这事烂到肚子里头。李春来别看平时挺蔫儿，心里还是比较有主意的，他也没把自己藏了只绣鞋的事告诉任何人，马大胆也死了，就把责任都推给马大胆，说是他强迫自己做的。他平时就窝窝囊囊，村里人就都信了他的话，没再追究，反正马家四口的死，都是马大胆贪财自找的。

李春来不敢把那只绣花鞋拿出来给别人看，他虽然没文化，却知道这只鞋是前朝的东西，娶婆姨的钱全指望这只鞋了。陕西盗墓成风，文物交易极为火爆，村里经常来一些外地人收老东西，李春来胆子小，又为了掩人耳目，一直没敢出手。

直到有一天，李春来在邻县的一个远房亲戚到北京跑运输，他说了一筐好话，搭了顺风车跟着到了北京，打听到潘家园一带有收古董的，就问着道路找来。说起来也算是有缘，头一次开口就找到了我。

李春来外表朴实懦弱，身上却隐藏着一丝极难察觉的狡狴，他喝了不少啤酒，喝得脸红脖子粗，借着酒劲儿，才把这只绣鞋的来历说了一遍，有些地方一带而过，言语匮乏，有些地方说得词不达意，我倒是听明白了

八九成。

我对李春来说：“您这鞋的来历还真可以说曲折，刚才我瞧了瞧，这只檀木底儿香绣鞋还算不错，要说几百年前的绣鞋保存到现在这么完好，很不多见。我以前经手过几双，那缎子面儿都成树皮了，不过……”

李春来担心我说这只鞋不值钱，显得非常紧张，忙问：“老板，这鞋究竟值几个钱？”

我作无奈状，噙着牙花子说：“老哥呀，这只鞋要是有一双，倒也值些钱，可这只是一只……”

以当时的行市来看，这种明代包括清代早期的小脚绣花鞋，在很多民俗爱好者以及搞收藏的玩家眼中是件不错的玩意儿，而且市面上保存完好的小脚绣花鞋虽然不少，但几乎都是民国晚清时期的。

我问李春来能不能把另一只也搞来，这一只显得有点单。古玩行讲的就是个全，东西越是成套的完整的越值钱，有时一件两件的不起眼，要是能凑齐全套，价钱就能折着跟头往上涨。

李春来面露难色，另一只绣鞋早不知道哪去了，就这一只还掖着藏着才拿到北京来的。

我说：“这么着吧，我呢，跟您交个实底，我对农民兄弟特别有好感，当年我爹就是为了中国农民翻身得解放，才毅然放弃学业投入革命事业的，他老人家干了一辈子革命工作，咳咳，咱就不提他了，就连中国革命都是走农村包围城市的路线，才取得了最后的胜利，所以我可以拍着胸口说，绝不会看你是农村来的就蒙你。这只鞋在市面上卖好了，能卖六七百，再多就不容易了，老哥您要是愿意，这只鞋六百我收了，就算咱交个朋友，以后您还有什么好玩意儿，就直接拿我这来，怎么样？”

李春来吃惊地说：“啥？六百？没听错吧！”

我说：“怎么？嫌少？再给你加五十。”

李春来连连摇手：“不少，不少，当初我以为最多也就值三百。”

我当时就付给了他六百五，李春来把钱数了十多遍，严严实实地藏在身上，我让他小心点，喝了这么多酒，别再不小心把钱丢了。

随后我又跟李春来聊了不少他们老家的事，李春来的老家在陕西省黄河边的甘源沟，是那一带最穷的一个县，他们那个县附近有个龙翔县，多

山多岭，据说在以前是一片国葬区，那古墓多得数都数不清。

龙翔县的古墓到什么程度呢，一亩地大的地方，就有六七座墓，这还都是明面上的，深处还有更多。

从里边挖出来的唐代粉彩制品，一件就能卖到上万元，当地好多农民家里都有几件，他们就是靠从田里挖出来的东西发家致富了。从民国那会儿，就有好多文物贩子去收购，像模像样的都被收得差不多了。

往南的秦岭听说那边大墓更多，就是不好找，好找的都给扒没了，有一座最出名的汉墓，墓上光盗洞就让人打了二百八十多个，这些盗洞从古到今的都有。

那边也流出来很多价值连城的好东西，不过具体是什么，李春来就说不清楚了，这些事他也只是听来的。

看看天色不早，李春来的酒劲儿也过去了，就起身告辞，临走时千叮万嘱咐，让我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去他家做客，我又跟他客套了半天，这才把他送走。

回到古玩市场，胖子和大金牙已经等得不耐烦了，见我回来，便忙问收着什么好东西了。

我把绣鞋拿给他们看，胖子大骂：“这老帽儿跟抱着狗头金似的，和着闹了半天，就拿来这么只鞋啊？”

大金牙说：“哎，这鞋做得多讲究，胡爷多少银子收的？”

我把价钱说了，大金牙连声称好：“胡爷这段时间眼力真见长，这只绣鞋卖两千块钱一点问题没有。”

我挺后悔：“这话怎么说的，要知道能卖这么多，我就多给那老哥点钱了，我还以为就值个六七百块，还是看走眼了。”

大金牙说：“今儿个是星期一，星期一买卖稀，我看咱们仨也别跟这耗着了，好久没吃涮羊肉了，怎么着我说二位，咱收拾收拾奔东四吧。”

胖子说：“伟大的头脑总是不谋而合，我这两天正好也馋这个，您说怎么就吃不腻呢？”

还是以前常去的东四那间馆子，刚刚下午四点，仍然是没有半个食客，我们就墙角靠窗的桌子坐了。服务员点了锅子，把东西摆好，菜上来，便都回柜台那边扎堆儿侃大山去了。